

张国星
等编

红楼梦

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(二)

浮生着甚苦奔忙，盛席华宴终散场。
悲喜千般如幻渺，古今一梦尽荒唐。

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妄送性命。

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，都云
者痴，谁解其中味

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，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，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
不了新愁与旧愁。

辽海出版社

张国星◎等编

红楼梦

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(二)

辽海出版社

第二十八回

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

话说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开门一事，错疑在宝玉身上，次日可巧遇见饯花之期，正在一腔无明未曾发泄，又勾起伤春愁思，因把些残花落瓣去掩埋，由不得感花伤己，哭了几声，便随口念了几句。不想宝玉在山坡上听见，先不过点头感叹，次又听到“侬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？……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”等句，不觉恸倒山坡上，怀里兜的花撒了一地。〔索隐〕不过是借花比人，因此作谶，为情僧悼亡出家张本。在书中屡见不一见，而叙述如此妍隽，如此淡雅，实非寻常小说家所能。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，宁不心碎肠断？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，推之于他人，如宝钗、香菱、袭人等，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。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，则自己又安在哉？〔索隐〕善谈名理，全从蒙庄得来，后世如《兰亭》《感逝》诸作，均不能如此深辟。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，〔索隐〕暗指清凉山下。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，又不知当属谁姓矣。〔索隐〕卜世卜年，终归于尽，情僧怀抱中全不作一世至万世之痴想。因此一而二，二而三，反覆推求去，真不知此时此际，如何解释这段悲伤。正是：

花影不离身左右，鸟声只在耳东西。

那时林黛玉正自伤感，忽听山坡上也有悲声，心下想道：“人人都笑我有痴病，难道还有一个痴子不成？”抬头一看，见是宝玉。黛玉便道：“啐！我当是谁，原来是这个狠心短命……”刚说到“短命”二字，忙又把口掩住，长叹一声，自己抽身便走了。

《红楼梦》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

这里宝玉悲恸了一回，见黛玉去了，便知黛玉看见他躲开了。自己也觉无味，抖抖土起来下山，寻归旧路，往怡红院来。可巧看见黛玉在前头走，连忙赶上去说道：“你且站住。我知你不理我，我只说一句话，从今以后撩开手。”林黛玉回头见是宝玉，待要不理他，听他说只说一句话，便道：“请说来。”宝玉笑道：“两句话说了，你听不听？”黛玉听说，回头就走。宝玉在身后叹道：“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！”〔索隐〕此两言针对小琬，面面俱说得去：就官中言，始必愿充下陈，后或恃宠而骄，多嗔少喜，以至于不欢而死，此言讥之是也。就如皋言，两情融洽，比翼九年，至危急时，以死自期。若或可信，乃一朝改节，顿负前盟。持此两言赠之，亦足令琬娘发赧。作者特借宝哥情急中发出，亦纵横家反激一法，可谓灵妙。

黛玉听见这话，由不得站住，回头道：“当初怎么样，今日怎么样？”宝玉道：“嗳！当初姑娘来了，那不是我陪着玩笑？凭我心爱，姑娘要就拿去；我要吃的，听见姑娘也要吃，连忙收拾的干干净净收着；等了姑娘到来；一桌子吃饭，一床儿上睡觉。丫头们想不到的，我怕姑娘生气，我替丫头都想到。我心里想着，姊妹们从小儿长大，亲也罢，热也罢，和气到了底，才见得比人好。如今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，不把我放在眼睛里，倒把外四路的什么宝姐姐、凤姐姐的放在心坎上，〔索隐〕不是反赖耍刁，是借端表白，意深何曲，极妙。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见的。我又没个亲兄弟亲姊妹，虽然有两个，你难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？我也和你是独出，〔索隐〕世祖兄弟十一人，姊妹行尤众。顺治朝书长公主下嫁者多矣，然与世祖均不同母，故书中特描一句。上回与探春絮语，正为此结穴而设，故所言均嫡庶出之事，无非借况世祖之为独产而已。若宝玉、则元春固在，何云独出？非作者有误，实处处发人省耳。只怕同我的心一样。谁知我是白操了这一番心，我冤无处诉。”说罢不觉滴下泪来。

那时林黛玉耳内听了这话，眼内见这形景，心内不觉灰了大半，也不觉滴下泪来，低头不语。宝玉见这般形象，遂又说道：“我也知道，我如今不好了；但只任凭着我怎么不好，万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错处。便有一二分错处，你或教导我，戒我下次，或骂我几句，打我几下，我都不

灰心。谁知你总不理我，叫我摸不着头脑，少魂失魄，不知怎么样才是。我就死了，也是个屈死鬼，任凭高僧高道忏悔，也不能超脱，还得你申明了缘故，我才得托生呢。”

黛玉听了这话，不觉将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云外了，便说道：“你既这么说，为什么我来了，你不叫丫头开门？”宝玉诧异道：“这话从那里说起？我要是这样，立刻就死了！”黛玉啐道：“大清早起，死呀活的也不忌讳。你说有呢便有，没有就没有，起什么誓呢！”宝玉道：“实在没有见你去，就是宝姐姐坐了一坐就出来了。”林黛玉想了一想，笑道：“是了，想必是你丫头们懒待动，丧声歪气的也是有的。”宝玉道：“想必是这个原故。等我回去问了是谁，教训教训他们就好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你的那些姑娘们，也该教训教训，只是论理我不该说。今儿得罪了我的事小，倘若明儿宝姑娘来，什么贝姑娘来，也得罪了，事情岂不大了？”说着抿着嘴笑。宝玉听了，又是咬牙又是笑。

二人正说话，见丫头来请吃饭，遂都到前头来了。王夫人见了黛玉，因问道：“大姑娘，你吃那鲍太医的药可好些？”林黛玉道：“也不过这么着，老太太还叫我吃王大夫的药呢。”宝玉道：“太太不知道，林妹妹是内症，先天生的弱，所以禁不住一点儿风寒，不过吃两剂煎药，疏散了风寒，还是吃丸药的好。”王夫人道：“前儿大夫说了个丸药的名字，我也忘了。”宝玉道：“那些丸药，不过叫他吃什么人参养荣丸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不是。”宝玉又道：“八珍益母丸，左归右归，再不就是八味地黄丸？”王夫人道：“都不是，我只记得有个‘金刚’两个字的。”宝玉拍手笑道：“从来没听见有个什么金刚丸。若有了金刚丸，自然有菩萨散了。”说的满层里人都笑了。宝钗抿嘴笑道：“想是天王补心丹？”〔索隐〕天王，言皇帝也；补心，言一心已为妃子摄去，不复能理他事，须为补也。与后来宝玉梦中失心事相映，均暗刺语。王夫人道：“是这个名儿！如今我也糊涂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太太倒不糊涂，都是叫金刚、菩萨支使糊涂了。”〔索隐〕亦微照出家事。王夫人道：“扯你娘的臊，又欠你老子捶你了！”宝玉笑道：“我老子再不为这个捶我。”

王夫人又道：“既有这个名儿，明儿就叫人买些来吃。”宝玉道：“这些药都是不中用的，太太给我三百六十两银子，我替妹妹配一料丸

《红楼梦》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

药，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。”〔索隐〕董妃多病，世祖百万不惜之时，或有以三百六十金为配丸剂之事。当时太医内府，浮开冒领，其事可知。作者特地叙出此层，必亦逸闻所在。王夫人道：“放屁，什么药就这么贵？”宝玉笑道：“当真的呢！我这个方子，比别不同。那个药名儿也古怪，一时也说不清。只讲那头胎紫河车，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，四足龟，大河首乌，千年松根，伏苓胆，诸如此类的药，不算为奇。只在群药里，算那为君的药，说起来唬人一跳。〔索隐〕其朝涉之胫耶，抑贤人之心耶？妙在不说出，可令人思。前年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，我才给了他这方子。〔索隐〕内府禁方，多有外间不传者。他拿了方子去，又寻了二三年，花有上千两银子，才配成了。太太不信，只问宝姐姐。”

宝钗听说，笑着摇手儿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也没听见，你别叫姨娘问我。”王夫人笑道：“到底是宝丫头好孩子，不撒谎。”宝玉站在当地，听见如此说，一回身把手一拍，说道：“我说的倒是真话呢，倒说撒谎！”口里说着，忽一回身，只见林黛玉坐在宝钗身后抿着嘴笑，用手指头在脸上画着羞他。〔索隐〕摇手画脸，纯是家庭女儿情态。作者每写一真事，便用许多笔墨，故腾闪，故令人不觉。

凤姐因在里间房里看着人放桌子，听如此说，便走来笑道：“宝兄弟不是撒谎，这倒是有的。前日薛大哥亲自和我来寻珍珠。我问他做什么，他说配药。他还抱怨说：‘不配也罢了，如今那里知道这么费事。’我问什么药，他说是宝兄弟的方子，说了多少药，我也不记得。他又说：‘不然我也买几颗珍珠了，只是定要头上带过的，所以来和妹妹寻。妹妹就没散的花儿，那头上下来的也使得；过后来拣好的再给妹妹穿了来。’我没法儿，把两枝珠花现拆了给他。还要一块三尺长上用的大红纱，拿乳钵乳了面子呢。”〔索隐〕借宝玉口中说一半，又借熙凤口中说一半，卒成董妃常服之药方。

凤姐说一句，宝玉念一句佛，〔索隐〕用许多陪笔在内，说得生龙活虎，使读者转不注意于药方。作者真心比比于多一窍矣。说：“太阳在屋子里呢！正经按这方子，那珍珠、宝石定要在古坟里的，有那古时富贵人家装里的头面拿了来才好。〔索隐〕此层恐是当时所重。如今那里为这个去刨坟掘墓，所以只是活人带过的，也可以使得。”〔索隐〕此层

恐是陪笔。王夫人听了道：“阿弥陀佛！〔索隐〕京师妇女遇惊奇或称心事，开口大都此语，是满人重佛及明时阔人佞佛之流传。不当家花拉的。〔索隐〕太平闲人注：谓北人俗语，以轻慢造孽为“不当家花拉”，非也。“花拉”二字，大约是金元的旧语，有众多凌乱之意。或云碎物之声曰“花拉”，喻嘈杂也。当家是主持家务，不当家花拉，言无当家之纷乱嘈杂，喻不要紧之事也。因此凡无责成无关系，不急为不必为之事，均可通用此语。就是坟里有人家死了几百年，这会子翻尸倒骨的，作了药也不灵。”〔索隐〕世祖仁厚，未必肯为此事。然而城中广眉，四方一尺，但令人购觅，则一时宵小之徒未必不甘犯法纪、窃墓伐棺以图厚赏。当时必犯法者众，故作者特借王夫人指斥及之。

宝玉因向黛玉说道：“你听见了没有，难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谎不成？”脸望着林黛玉说，却拿着眼睛瞟着宝钗。林黛玉便拉王夫人道：“舅母听听，宝姐姐不替他圆谎，他只问着我。”王夫人也道：“宝玉很会欺负你妹妹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太太不知道这缘故。宝姐姐先在家里住着，那薛大哥哥的事，他也不知道，何况如今在这里头住着呢！自然是越发不知道了。林妹妹才在背后，以为是我撒谎，就羞我。”

正说着，见贾母房里的丫头找宝玉林黛玉去吃饭。林黛玉也不叫宝玉，便起身扶了那丫头走。那丫头道：“等着宝二爷一块儿走。”林黛玉道：“他不吃饭，不同咱们走。我先走了。”说着，便去了。宝玉道：“我今儿还跟着太太吃罢。”王夫人道：“罢罢，我今儿吃斋，你正经吃你的去罢。”宝玉道：“我也跟着吃斋。”〔索隐〕世祖好佛，必常随孝庄斋素，故有此笔。说着，便叫那丫头：“去罢！”自己跑到桌子上坐了。王夫人向宝钗等笑道：“你们只管吃你们的由他去罢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你正经去罢，吃不吃陪着林妹妹走一趟，他心里打紧的不自在呢。”〔索隐〕偏从宝钗说出，似劝实妒。宝玉道：“理他呢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一时吃过饭，宝玉一则怕贾母记挂着，二则也记挂着黛玉，忙忙的要茶漱口。探春惜春都笑道：“二哥哥，你成日家忙些什么，吃饭吃茶也是这么忙碌碌的！”宝钗笑道：“你叫他快吃了，瞧瞧林妹妹去罢。叫他在这里胡闹些什么？”

宝玉吃了茶，便出来一直往西院来。可巧走到凤姐儿院前，只见凤

《红楼梦》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

姐在门前站着，蹬着门槛子拿耳挖子剔牙，〔索隐〕叙凤姐均是伉爽骄泰形状。看着十来个小厮们挪花盆儿。见宝玉来了，笑道：“你来的好，进来进来，替我写几个字儿。”宝玉只得跟了进来。〔索隐〕写宝玉总是欲急反缓。到了房里，凤姐命人取过笔砚纸来，向宝玉道：“大红妆缎四十匹、蟒缎四十匹、各上用纱一百匹、金项圈四个。”宝玉道：“这算什么？又不是帐，又不是礼物，怎么个写法？”凤姐儿道：“你只管写上，横竖我自己明白就罢了。”〔索隐〕写凤姐藏头露尾之事甚多。宝玉听说，只得写了。凤姐一面收起来，一面笑道：“还有句话告诉你，不知依不依。你屋里有个丫头叫小红的，我要叫了来使唤，明儿我再替你挑几个，可使得么？”〔索隐〕补要小红。宝玉道：“我屋里的人也多得很，姐姐喜欢谁只管叫了来，何必问我。”凤姐笑道：“既这么着，我就叫人带他去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只管带去。”说着便要走，凤姐道：“你回来，我还有一句话呢。”〔索隐〕又是与贾蓉一类，均留不尽之词，令人寻味。

宝玉道：“老太太叫我呢，有话等回来罢。”说着，便至贾母这边，只见都已吃完了饭。贾母因问他：“跟着你娘吃了什么好的？”宝玉笑道：“我倒多吃一碗饭。”因问：“林姑娘在那里？”贾母道：“里头屋里呢。”

宝玉进来，只见地下一个丫头吹熨斗，炕上两个丫头打粉线，黛玉弯着腰拿剪子裁什么呢。宝玉走进来笑道：“哦，这是做什么呢？才吃了饭，这么控着头，一会子又头疼了。”黛玉便不理，只管裁他的。有一个丫头说道：“那块绸子角儿还不好呢，再熨他一熨。”黛玉便把剪子一撂，说道：“理他呢，过一会子就好了。”〔索隐〕针锋相对，的是可儿。

宝玉听了，自是纳闷。只见宝钗探春等也来了，和贾母说了一回话，宝钗也进来问：“林妹妹做什么呢？”因见林黛玉裁剪，笑道：“越发能干干了，连裁剪都会了。”〔索隐〕小琬针神曲圣无不精晓。黛玉笑道：“这也不过是撒谎哄人罢了。”宝钗笑道：“我告诉你个笑话儿，刚才为那个药，我说了个不知道，宝兄弟心里不受用了。”林黛玉道：“理他呢，过会子就好了。”〔索隐〕前一句是重宝玉，此一句是对宝钗，恰合极妙。

宝玉向宝钗道：“老太太要抹骨牌，去罢。”〔索隐〕读《官闱秘史》

知官人常陪侍孝钦后为八仙过海之戏，可见国初孝庄亦必乐此。宝钗听说，便笑道：“我是为抹骨牌才来么？”说着，便走了。林黛玉道：“你倒是去罢，这里有老虎，看吃了你。”〔索隐〕宝玉恐黛玉不欢，故唤走宝钗，而黛玉却更着恼，然不说宝玉，却借遥与钗语，讥弹宝玉之爱护，真是灵心慧性，不知作者何以能知妇人心肠深微至此。说着又裁。宝玉见他不理，只得还陪笑说道：“你也去逛逛再裁不迟。”黛玉总不理。宝玉便问丫头们：“这是谁叫他裁的？”黛玉见问丫头们，便说道：“凭他谁叫我裁，也不关二爷的事。”宝玉方欲说话，只见有人进来说：“外头有人请。”宝玉听了，忙撤身出来。黛玉向外头说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赶你回来，我死了也罢了。”

宝玉出来外面，只见焙茗说：“冯大爷家请。”宝玉听了，知道是昨日的话，便说：“要衣裳去。”就自己往书房里来。焙茗一直到了二门前等人。只见出来一个老婆子，焙茗上去说道：“宝二爷在书房里等出门的衣裳，你老人家进去带个信儿。”那婆子道：“放你娘的屁倒好，宝二爷如今在园里住着呢，〔索隐〕指驻西苑，常不在官。跟他的人都在园里，你又跑了这里来带信儿？”焙茗听了笑道：“骂的是，我也糊涂了。”说着，一径往东边二门前来。可巧门上小厮在甬路底下踢球，焙茗将原故说了，有个小厮跑了进去，半日才抱了一个包袱出来，递与焙茗。回到书房里，宝玉换了，命人备马，只带着焙茗、锄药、双瑞、寿儿四个小厮去了。

一径到了冯紫英门口，有人报与冯紫英，出来迎接进去。只见薛蟠已早在那里久候了，还有许多唱曲儿的小厮们，并唱小旦的蒋玉函、〔索隐〕出蒋玉函，说见提要。锦香院的妓女云儿，〔索隐〕国初有苏妓云儿，为满洲功臣妾，后夫死身殉者，或指此。大家都见过了，然后吃茶。宝玉擎茶笑道：“前儿所言幸与不幸之事，我昼夜悬想，今日一闻呼唤即至。”冯紫英笑道：“你们令姑表弟兄倒都心实，前日不过是我的设辞，诚心请你们一饮，恐有推托，故说下这句话；今日一邀即至，谁知都信真了。”说毕，大家一笑，然后摆上酒来。冯紫英先命唱曲儿的小厮过来让酒，然后命云儿也来敬。

那薛蟠三杯下肚，不觉忘了情，拉着云儿的手笑道：“你把那体己新

样儿的曲子唱个我听，我吃一坛何如？”云儿听说，只得拿起琵琶来唱道：

两个冤家都难丢下，〔索隐〕指钗黛，亦情僧当日实况。想着你来，又记挂着他。〔索隐〕实情。两个人形容俊俏都难描画〔索隐〕恐有满汉之分。想昨宵，幽期私定在荼蘼架。一个偷情，一个寻拿。拿住了，三曹对案，我也无回话。〔索隐〕即前夜不开门的公案。

唱毕笑道：“你喝一坛子罢了。”薛蟠听说笑道：“不值一坛，再唱好的来。”宝玉笑道：“听我说来，如此滥饮，易醉而无味。我先喝一大海，发一个新令，有不遵者，连罚十大海，逐出席外与人斟酒。”冯紫英蒋玉函等都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

宝玉拿起海来，一气饮尽，说道：“如今要说悲、愁、喜、乐四字，却要说出女儿来，还要注明这四个原故；说完了要饮门杯。酒面唱一个新鲜时样曲子，酒底要席上生风一样东西，或古诗、旧对、《四书》《五经》成语。”薛蟠未等说完，先站起来拦道：“我不来，别算我。这竟是捉弄我呢。”云儿也站起来，推他坐下，笑道：“怕什么！这还亏你天天吃酒呢，难道连我也不如？我回来还说呢。说是了，罢，不是了，不过罚上几杯，那里就醉死了你！如今一乱令，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？”众人都拍手道妙。薛蟠听说无法，只得坐了。听宝玉说道：

女儿悲，青春老大守空闺。〔索隐〕指静妃。梅村诗所谓“全屋有人空老大”者是也。女儿愁，悔教夫婿觅封侯。女儿喜，对镜晨妆颜色美。女儿乐，秋千架上春衫薄。

众人听了都说道：“好！”薛蟠独扬着脸摇头说：“不好，该罚。”众人问：“如何该罚？”薛蟠道：“他说的我全不懂，怎么不该罚？”云儿便拧他一把笑道：“你悄悄的想你的罢，回来说不出又该罚了。”于是拿琵琶听宝玉唱道：

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，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；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，忘不了新愁与旧愁；咽不下玉粒金波噎满喉，照不尽菱花镜里形容瘦；展不开的眉头，挨不明的更漏。呀！恰便似，遮不住的青山隐隐，流不断的绿水悠悠。〔索隐〕通首说小琬念旧的情形。

唱完，大家齐声喝采，独薛蟠说无味。宝玉饮了门杯，便拈起一片梨来，说道：“雨打梨花深闭门。”完了令。下该冯紫英，说道：

女儿喜，头胎养个双生子。女儿乐，私向花园掏蟋蟀。

女儿悲，儿夫染病在垂危。女儿愁，大风吹倒梳妆楼。

说毕，端起酒来唱道：

你是个可人，你是个多情，你是个刁钻古怪鬼灵精。你是个神仙也不灵。我说的话儿你全不信，只叫你去背地里细打听，才知道我疼你不疼。〔索隐〕通首指情僧之恩遇琬妃，琬妃之娇嗔太过。

唱完饮了门杯，说道：“鸡声茅店月。”令完，下该云儿。云儿便说道：“女儿悲，将来终身倚靠谁？”薛蟠笑道：“我的儿，有你薛大爷在，你怕什么？”众人都道：“别混他。”云儿又道：“女儿愁，妈妈打骂何时休。”薛蟠道：“前儿我见了你妈，还吩咐他不叫他打你呢。”众人都道：“再多嘴罚酒十杯！”薛蟠连忙自己打了一个嘴巴子，说道：“没耳性，再不许说了。”云儿又道：“女儿喜，情郎不舍还家里。女儿乐，住了箫管弄弦索。”说完便唱道：

豆蔻花开三月三，一个虫儿往里钻。钻了半日钻不进去，爬到花儿上打秋千。肉儿小心肝，我不开了你怎么钻？

〔索隐〕艳词似无所指。

唱毕，饮了门杯，说道：“桃之夭夭。”令完，下该薛蟠。

薛蟠道：“我可要说了。女儿悲……”说了半日不见说底下的。冯紫英笑道：“悲什么？快说！”薛蟠登时急的眼睛铜铃一般便说道：“女儿悲……”又咳嗽了两声，方说道：“女儿悲，嫁了男人是乌龟。”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。薛蟠道：“笑什么？难道我说的不是？一个女儿嫁了汉子，要做忘八，怎么不伤心呢？”众人笑的弯腰，忙说道：“你说的是。快说底下的罢。”薛蟠瞪了瞪眼又说道：“女儿愁……”说了这句，又不言语了。众人道：“怎么愁？”薛蟠道：“绣房钻出个大马猴。”众人哈哈笑道：“该罚，该罚！先还可恕，这句更不通。”说着，便要斟酒。宝玉笑道：“押韵就好。”薛蟠道：“令官都准了，你们闹什么！”众人听说方罢了。

云儿笑道：“下两句越发难说了，我替你说罢。”薛蟠道：“胡说当真我就没好的了？听我说罢。女儿喜，洞房花烛朝慵起。”众人听了，都诧异道：“这句何其太雅！”薛蟠道：“女儿乐，一根毡毳往里戳。”众人听了，都回头说道：“该死该死！快唱了罢。”

薛蟠便唱道：“一个蚊子哼哼哼。”众人都怔了，说道：“这是个什么曲儿？”薛蟠还唱道：“两个苍蝇嗡嗡嗡。”众人都道：“罢罢！”薛蟠道：“爱听不爱听，这是新鲜曲儿，叫做哼哼韵儿呢。〔索隐〕哼哼韵，哈哈腔，皆北鄙市井之歌谣，至今犹有存者。你们要懒待听，连酒底都免了，我就不唱。”众人都道：“免了罢，〔索隐〕叙薛蟠粗俗，无不令人发笑，妙在不多着语。倒别耽误了别人家。”于是蒋玉函说道：

女儿悲，丈夫一去不回归。〔索隐〕指出家。女儿愁，
无钱去打桂花油。女儿喜，灯花并头结双蕊。女儿乐，夫
唱妇随真和合。〔索隐〕指再嫁。

说毕唱道：

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娇，恰便是活神仙离碧霄。度青春年正小，配凤鸾真也巧。〔索隐〕似指世祖继后。封后时年方及笄。呀！看天河正高，听谯楼鼓敲，剔银灯同人驾帟梢。〔索隐〕无非映娶袭人之事。

唱毕，饮了门杯，笑道：“这诗词上我倒有限，幸而昨日见了一付对子，只记得这句，可巧席上还有这件东西。”说毕，便干了酒，拿起一朵木樨来，念道：“花气袭人知昼暖。”众人倒都依了，令完。

薛蟠又跳了起来喧嚷道：“了不得，了不得！该罚，该罚！这席上并没有宝贝，你怎么说起宝贝来？”蒋玉函等说道：“何曾有宝贝？”薛蟠道：“你还赖呢！你再念来。”蒋玉函只得又念了一遍。薛蟠道：“袭人可不是宝贝是什么？〔索隐〕特点袭人。你们不信只问他。”说毕，指着宝玉。宝玉没好意思起来，说：“薛大哥，你该罚多少？”薛蟠道：“该罚，该罚。”说着拿起酒来一饮而尽。冯紫英与蒋玉函等犹问他缘故，云儿便告诉了出来。〔索隐〕云儿可人；众人俱避不肯语，云儿告出甚妙。可见亦一留心宝哥家事者。蒋玉函忙起身赔罪，众人都道：“不知者不作罪。”

少刻，宝玉出席解手，蒋玉函随了出来。二人站在廊檐下，蒋玉函又赔不是。宝玉见他妩媚温柔，心中十分留恋，便紧紧的搭着他的手，叫他“闲了往我们那里去。还有一句话问你，也是你们贵班中，有一个叫琪官儿的，〔索隐〕琪，其王也，与宝玉所说者同是一人。他如今名驰天下，〔索隐〕岂有伶界大王之号耶？因暗指帝王，故日天下驰名。可惜我独无缘一见”。蒋玉函笑道：“就是我的小名儿。”

宝玉听说，不觉欣然，跌脚笑道：“有幸，有幸！果然名不虚传。今儿初会，便怎么样呢？”想了一想，向袖中取出扇子，将一个玉块扇坠解下来递与琪官，道：“微物不堪，略表今日之谊。”琪官接了，笑道：“无功受禄，何以克当！也罢，我这里得了一件奇物，今日早起方系上，还是簇新，聊可表我一点亲热之意。”说毕，撩衣将系小衣儿一条大红汗巾子解了下来，递与宝玉，道：“这汗巾子是茜香国女国王所贡之物，〔索隐〕揭明贡物，可见身分。夏天系着，肌肤生香，不生汗渍。〔索

《红楼梦》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

隐]此暗指小琬游金山时，服西洋布退红轻衫。所谓薄如蝉翼，洁比雪艳者是也。昨日北静王给的，〔索隐〕辟疆得西洋布于毕时西先生，故此曰得之北静王。北静王与琪官宝玉三人实一人也。西洋布为冒子定情之物，此特移之琪官，非误用，盖言他日改嫁，即此服外国贡物之人而已。琬衣以退红为里，故曰茜香。今日才上身。若是别人，我断不肯相赠。请二爷把自己系的解下来，给我系着。”宝玉听说，喜不自禁，连忙接了，将自己一条松花汗巾解了下来，递与琪官。

二人方束好，只听一声大叫：“我可拿住了！”只见薛蟠跳了出来，拉着二人道：“放着酒不吃，两个人逃席出来干什么？快拿出来我瞧瞧。”二人都道：“没有什么。”薛蟠那里肯依，还是冯紫英出来，才解开了。于是复又归坐，饮食至晚方散。

宝玉回至园中，宽衣吃茶。袭人见扇子上的扇坠儿没了，便问他：“往那里丢了？”宝玉道：“马上丢了。”睡觉时，只见腰里一条血点似的大红汗巾子，〔索隐〕偏说大红，全不着迹。袭人便猜了八九分，因说道：“你有了好的系裤子，把那条还我罢。”宝玉听说，方想起那条汗巾子原是袭人的，不该给人才是；心里后悔，口里说不出来，只得笑道：“我赔你一条罢。”袭人听了点头叹道：“我就知道又干这此事。也不该拿我的东西给那起混帐人，也难为你心里没个算计儿。”再欲说几句，又恐恼上他的酒来，少不得也睡了。一宿无话。

至次日天明，方才醒了，只见宝玉笑道：“夜里失了盗也不晓得，你瞧瞧裤子上。”袭人低头一看，只见昨日宝玉系的那条汗巾子系在自己腰里呢，〔索隐〕与红丝系足一类。便知是宝玉夜间换了，忙一顿就解下，说道：“我不稀罕这行货子，趁早儿拿了去。”宝玉见他如此，只得委婉劝解了一回。袭人无法，只得系上——过后宝玉出去，终久解下来，掷在个空箱子里，自己又换了一条系着——宝玉并未理论。因问起：“昨日可有什么事情？”

袭人便回说：“二奶奶打发人叫了小红去了。他原要等你来的，我想什么要紧，我就做了主，打发他去了。”宝玉道：“很是。我已知道了，不必等我罢了。”袭人又道：“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，叫在清虚观〔索隐〕通是子虚设境，不必实有其事也。初一到初

三打三天平安醮，唱戏献供，叫珍大爷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呢。还有端午儿的节礼也赏了。”说着命小丫头来，将昨日的所赐之物取了出来。只见上等宫扇两柄、红麝香珠二串、〔索隐〕红麝香珠，至今京市有售者。初出官制，非上赏不易得也。凤尾罗二端、芙蓉簪一领。

宝玉见了喜不自胜，问：“别人也都是这个？”袭人道：“老太太只多着一个香玉如意、〔索隐〕官人进献颁赏，均用如意。每有大典，则市肆如意一空。一个玛瑙枕。老爷太太姨太太的，只多着一个香玉如意。你的同宝姑娘一样。〔索隐〕一说旧本《红楼》，宝钗系奉元妃之命，指婚宝玉，其说亦通。盖世祖册后，本奉孝庄之命，或受赏较异他人也。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，只单有扇子同数珠儿，别的都没有。大奶奶二奶奶他两个，是每个两匹纱、两匹罗、两个香袋儿、两个锭子药。”宝玉听了笑道：“这是怎么个缘故？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，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，别是传错了罢？”袭人道：“昨儿拿出来，都是一分一分的写着签子，怎么就错了？你的是在老太太屋里的，我去拿了来了。老太太说，明儿叫你一个，五更天进去谢恩呢。”宝玉道：“自然要走一趟。”说着，便叫了紫鹃来：“拿了这个到你们姑娘那里去，就说是昨儿我得的，爱什么留下什么。”紫鹃答应了拿了去，不一时回来说：“姑娘说了，昨儿也得了，二爷留着罢。”

宝玉听说，便令人收了。刚洗了脸出来，要往贾母那里请安去，只见林黛玉顶头来了。宝玉赶上去说道：“我的东西叫你拣，你怎么不拣？”林黛玉昨日所恼宝玉的心事，早又丢开，只顾今日的事了，因说道：“我没这么大福禁受，〔索隐〕暗刺小琬无正位官中之命。比不得宝姑娘，什么金什么玉的，我们不过是个草木之人罢了。”〔索隐〕封后用金册玉宝，故有金玉之说。草木指千里草，全是暗用。宝玉听他提出“金宝”二字来，不觉心动疑猜，便说道：“除去别人说什么‘金’什么‘玉’，我心里要有这个想头，天诛地灭，万世不得人身！”林黛玉听他这话，便知他心里动了疑，忙又笑道：“好没意思，白白的说什么誓。管你什么金什么玉的呢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心里的事，也难对你说，日后自然明白。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，第四个就是妹妹了。要有第五个人，我也起个誓……”林黛玉道：“你也不用起誓，我很知道你心里有

妹妹，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。”〔索隐〕妃年长，后年幼，情僧究爱后不及妃，故云。宝玉道：“那是你多心，我再不是这样的。”林黛玉道：“昨儿宝丫头不替你圆谎，为什么问着我呢？那要是我，你又不知怎么样了。”

正说着，只见宝钗从那边来了，二人便走开了。宝钗分明看见，只装看不见，低头过去，〔索隐〕宝钗心中目中，无非看二人动静。到了王夫人那里坐了一回，〔索隐〕句中有眼，所谓浸润肤受者是也。然后到贾母这边。只见宝玉也在这里，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过金锁是和尚给的，等日后有玉的结为婚姻等语，所以总远着宝玉。昨日见元春所赐的东西，独他与宝玉一样，心里越发没意思。幸亏宝玉被一个黛玉缠住，心心念念只记挂着黛玉，并不理论这事。〔索隐〕何尝不理论，行将及矣。此刻忽见宝玉笑道：“宝姐姐，我瞧瞧你那香串子。”可巧宝钗左腕上笼着一串，见宝玉问他，少不得褪了下来。

宝钗原生的肌肤丰泽，不容易褪下来。〔索隐〕满人丰泽者较丽，世祖继后当是环肥一流。宝玉的旁边看着雪白的臂膊，不觉动了羡慕之心，〔索隐〕意淫。暗暗想道：“这个膀子，若长在林姑娘身上，或者还得摸一摸，偏长在他身上，恨我没福。”忽然想起“金玉”一事来，再看宝钗形容，只见脸若银盆，眼同水杏，唇不点而红，眉不画而翠，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，不觉就呆了；〔索隐〕后之爱幸，或由见臂而始，宫廷中往往有此类传闻。或谓小琬肤白似此处所写，非是。宝钗褪下串子来递与他，也忘了接。〔索隐〕痴如木鸡，似戏剧中忘神情态。

宝钗见他呆了，自己倒不好意思，丢下串子。回身才要走，只见黛玉登着门槛，嘴里咬着手帕笑。宝钗道：“你又禁不得风吹，怎么又站在风口里。”黛玉笑道：“何曾不是在房里，只因听见天上一声叫，出来瞧了瞧，原来是个呆雁。”宝钗道：“呆雁在那里呢？我也瞧瞧。”黛玉道：“我才出来，他就‘忒儿’一声飞了。”口里说着，将手里帕子一抛，向宝玉脸上抛来。宝玉不知，正打在眼上，“啜哟”了一声。要知端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〔索隐〕本回亦铺叙闲情，微有映带。在本事为零金碎玉，在

书中为正面中锋。言情之又，以此数回为最艳。

自首句起，至“遂都到前头来了”。句止，为第一段，归结上回葬花，并解释一宵之憾。语言恳挚，真非深于情者不能。是为黛玉第一次着恼。

自“王夫人见了黛玉”句起，至“我死了也罢了”句止，专为写宝玉的药方。试思宝玉不行医，安有药方？且说来似假似真。宝玉在母前，似不肯故作此谎。作者本意，盖欲明世祖爱护董妃之至，尚方药物，匪仅不惜其费，抑且不惮其劳。虽寻坟冢古珠一层，当时有无其事已无记载可考，然读梅村《读史偶述》第三十四首云：“渭园千亩送笈篁，嫩籜青青道正长。夜半火米知走马，尚方药物待新篁。”则是方中用竹，采自远方。其眷妃之切，选药之精，几与南海荔枝相等。由此例彼，则寻珠一事必亦当日有闻，作者乃确然道出，并及丸方之价。因正文无多，全用当时小小闻见作衬，而笔端神妙，说来足令解颐，此真写圣手也。世祖尝陪斋馔，梅村诗亦有此。《读史偶述》其三十五首云：“新设椒园内道场，云坛斋供自焚香。大官别有伊蒲馔，亲割鸾刀奉法王。”书中闲情映带，点缀生新，一二敌人千百矣。段中夹叙宝玉不与黛玉偕行，且与宝钗背语，为黛玉所闻，重言者再，是为黛玉第二次着恼。

自“宝玉出来外面”句起，至“不必等我罢了”句止，为第三段，专叙蒋玉函赠茜香罗事，为后来袭人再嫁伏根，内中亦映带小琬一二故事，使人知书中所不满意于袭人者，即在琬也。况情僧好色，猓猓并陈，当时或有供奉之优伶。如《梅村集》所称王郎之流得蒙天眷者，书中常写，亦必有其人可指也。

自“袭人道”句起，至束句止，为第四段，专写宝玉移爱及钗。若专就书中而论，自奇缘识锁以后，已一往情深，岂以此时为始？然所舍本事，则识锁一段为幸豫王邸识刘妃之事，故钗以淡装。此处一段，为在宫中眷继后之事，故钗膺慈赐。人同事异，书法因而不同。读《红楼》者，须一部合看，又须各段分看；即事求之，其隐自见。段末复归入黛玉之打呆雁，